

孫育仁參加 CPEDI4* Kreuttal (奧地利)帕拉馬場馬術比賽

因去年孫育仁在廣州最後一場資格賽跟帕奧擦身而過，所以我們今年又找了一個機會讓他試試看能否爭取到 2010 年在肯德基舉行的世界馬術全運會的資格。因為這一次世界馬術全運會第一次包含帕拉馬術，所以意義非凡。

本來打算十月份帶育仁去澳洲，未料，因森林火災波及到主辦的馬場，比賽被迫延後舉行。在多方面打聽及考慮到跟馬場年度計畫的搭配之下，決定參加奧地利的比賽。自 2007 年之後，這已經是奧地利第二次舉辦 4*，也就是帕奧之外最高等級的比賽。這也是要大大的感謝奧地利目前唯一國際級的帕拉馬術選手 Thomas Haller 本身的努力籌劃。他有很多細心的安排，只是美中不足的是大會沒有提供租用的馬匹給海外來的選手。對我們而言，這是完全新的考驗。想盡辦法在奧地利借不到馬之後，只好到德國去找。這時第一個想到的是位於離奧地利不太遠的德國南部，之前買 Dexter 跟 Domingo 的馬場。除此之外，因為適合育仁的馬匹都沒有 FEI(國際馬術聯盟)的護照，所以必須在還沒有試過馬匹的情況下選擇一匹及幫牠辦理護照，而我們選擇的是一匹 19 歲很

有比賽經驗的小型公馬，名字叫阿里巴巴。

我們安排了一個禮拜的時間在德國訓練，每天上午跟傍晚各訓練一次，這時我們的心情跟著育仁的表現上下起伏，好像在洗三溫暖。有時育仁騎得非常好，有時人跟馬溝通不良。我們分析了之後覺得這跟育仁的身體狀況及鞭子的用方法有關。對阿里來說，鞭子是叫牠注意的工具，牠還不了解鞭子也可以是代替腳部輔助的工具，所以育仁體能狀況好時(騎坐穩定，腳部也可以發會一定的輔助時)，他就會騎得好，否則很容易亂了手腳。本來我們有打算參觀附近其他的馬場，不過爲了讓育仁有足夠的睡眠來維持體力，所以後來作罷了。

很快的，運馬時間就到了。馬場老闆娘的女兒當我們的司機及馬事人員。她拖著運馬車，我們跟在她後面壓車，不過我們在離維也納大約一小時時還是分開了，因爲我們爲了省錢要把車子開回機場，而運馬車要直接開到馬場，沒想到這一分開讓我們後來耽心了好幾個小時，因爲運馬車迷了路，而兩國的手機在第三國意外的打不通。還好，阿里在運馬車中待了快 11 個小時之後終於到了，又可以動

一動了。



睡了一夜之後，是我們的選手要適應比賽現場的時候了，沒想到他有一點怯場，一看到其他的騎手及馬匹就失去了信心，所以第一天比賽不太理想 (52,231%)。



在心理建設方面花了一番功夫之後，第二天雖然回復了應有的水準，眼看世界馬術運動會的資格成績幾乎可以拿到時，不料卻發生了路線錯誤，所以只拿到了 58,640%，又以少了 1,36% 與之擦身而過，不過，那天的表現讓他得到三級的個人錦標賽第 4 名。第三天的自由演繹，裁判認為我們在三級那一組，音樂跟馬的動作最搭配，不過因為比賽現場事先都無法練習，所以不知道該換步伐時馬匹會走到哪裡，結果都超過了我們原先設計的點，還好這時育仁的臨場反應還

不錯，自己改變了路線以便跟音樂搭配，不過因路線失去了對正性還是有一點扣分，結果拿到 59,78% 的成績。



雖然 60% 的目標沒有達到，我們還是有很多收穫，尤其是幾點讓我們非常高興：

1. 主辦單位主動掛我們的國旗。
2. 第三天駐奧地利代表處文化組盧秘書跟他家人來看比賽，給我們加油打氣。當晚，代表處黃組長請我們吃飯，兩位認為台灣有殘障馬術選手出國比賽對提昇國家形象很有幫助。



3. FRDI (國際治療性騎乘協會) 理事長 Mrs. Gundula Hauser 也特別到現場關心我們。
4. 所有的 FEI (國際馬術協會) 官員都非常高興看到一位亞洲來的選手，也給了我們一些寶貴的建議。FEI 帕拉馬術委員 Hanneke Gerritsen 主動跟我們說，FEI 雖然不能給錢贊助，不過可以派人過來訓練帕拉

馬術教練及選手, 請我們主動跟 FEI 溝通, 並提出我們的需求。

往成功的路是慢長的, 每走過一站就多了一些經驗。其實育仁這一次的表现雖然無緣進入前三名, 也沒拿到世界馬術全運會的資格, 但也不算失敗, 因為他還打敗了其他選手拿了一個第四名回來, 只是要參加世界馬術全運的話, 明年要再找機會拿到資格。

P.S: 我們恭喜育仁七月十五日領到總統教育獎, 他是第一位因為在馬術方面的成就而拿到這一獎項的殘障人士。



個人錦標賽的頒獎點禮。



三級第二名的法國選手 José Letartre 裝兩隻義腳, 他也經常參加障礙賽。



比賽前獸醫檢查。



三級第一名, 荷蘭選手 Glasten Krapels, 牽著他的愛駒 Matador.



瑞士二級選手把受傷的手固定在腳上。



1a 級法國選手的馬鞍

體育無疆界

文：香港帕奧選手葉少康



帕拉馬術比賽：

已是五月份尾聲，最近一次比賽已是去年十一月底在台灣的事，相距現在已有半年的時間了。其實一項運動要發展得好，對運動員來說是需要一個目標。何謂「目標」？即多參加不同的本地或外地比賽。透過比賽，運動員間可以互相切磋、成長及比較，從過程中知道怎樣去截長補短，從而提升自己的成績及實力。



葉少康在帕奧的熱身場。

經由親身體驗使我深刻地體會到體育比賽的意義在於參與的過程，而不是比賽的結果；而在比賽的過程中，競爭的精髓不在征服對手，而是超越自我。通過定下目標，全力以赴的投入訓練，運動員既從體能上鍛鍊耐力，又從心理上克服對未知領域的恐懼，從而增強自信，挑戰內在潛能，培養克服困難的意志，結合外在動力，日漸進步。其實，重過程、輕結果的比賽哲學不但可以從馬術比賽中

找到，還可以於其他競技類體育項目中發現。體育無疆界，人生如賽場。無論在真實的賽場還是人生的賽場，只要定下目標，就要積極投入參與，保持學習與循序漸進的良好心態。當你深信自己的身體和心靈已經攀升到新的高度時，你便能從容面對一切挑戰！



2008年北京帕奧香港也有馬術選手！

馬術治療：

在運動的本質裡，比賽或競爭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。在馬術裡，有一項 Hippotherapy（馬術治療）。以患有痙攣的小孩為例，通過此項治療，利用馬的律動及在馬上設計一些治療計畫，讓小孩學習如何協調全身肌肉來坐、站及行走，坐在馬背上行走 10 分鐘，相當於按摩 1 萬次，可以柔軟他們僵直的肌肉，從而產生治療作用。很多人認為騎馬是一個很花錢的活動，若想將馬術治療納入正規治療並不容易，要將馬術治療變得系統化及科學化，目前來說，在這方面還沒有太多研究。以現時在兩岸三地來說，台灣在推動這方面比較出色。就筆者個人而言，因筆者本身患有大腦痙攣，透過此治療後，感覺得到有所改善及幫助，因此，筆者覺得應在這方面大力推動及參與，同時亦希望可以此機會創造一個平台可以幫助推動馬術，特別是馬術治療方面的發展。

預告：



2009 自閉症馬術治療研討會

日期： 98/09/27 (日) – 98/9/28 (一)

地點： 藍天馬術中心 (台中縣烏日鄉溪南路二段 30 號對面)

講師： Anita Shkedi, 以色列

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自閉症總會

合辦單位：台灣馬術治療中心、台中縣自閉症家長協會、台中市自閉症教育協進會、苗栗縣自閉症協進會、彰化縣自閉症肯納家長協會、藍天馬術中心

報名費：800 元 (包含中午的餐盒及研習手冊一本)

報名請上網：www.autism.org.tw 或至電：中華民國自閉症總會 (02) 2394-4258

有很多資料顯示，馬術治療對自閉兒很有幫助，不過對於如何要安排自閉兒的馬術課程，找到的只有零零星星幾篇文章中有一些建議，而 Mrs. Anita Shkedi 倒有整理出來的一種漸進的課程，尤其比較特別的安排是，她建議剛開始都不要講話，完全讓個案在教練的控制下跟馬匹互動。

這個課程主要是針對教練而訂的，不過也歡迎家長、老師、治療師及其他有興趣的人共同參與了解。

台灣跟世界各地一樣，自閉症人口逐年增加，因此如果國內各個馬場可以提供適合自閉兒的課程，相信對他們及他們的家庭都有很很大的幫助。

特別的孩子：

在馬場的一切讓阿勳變得敏感，有反應

文：林嫻恬

五月份來了一群新的學生到馬場參與早療課程。在馬背上我帶的三個學生中有一位是幾乎全盲。他的名字叫阿勳。阿勳第一次上課時是全程趴著而且是往左邊橫趴，所以馬頭在他的右邊，而對他來說，馬匹是往右邊移動。這時他好幾次把頭往右邊轉，好像在看馬的頭，不過大概是因為感覺得到馬走的方向。這讓媽媽很驚訝，因為阿勳平常習慣把頭往左邊轉而因此脊椎已經開始側彎。

想想看，一個人在看不到的情況下忽然被放到一個會動得東西上，會覺得如何呢？阿勳好像不會怕，反而很喜歡 Domingo 溫和的搖晃。在第二次上課之前，媽媽跟阿勳預告第二天要騎馬，結果不知道是高興，還是緊張得睡不著，一上馬不久，馬搖一搖它就睡著了。之後，媽媽不敢提前告訴他要騎馬。後來，每一次上課之前我叫阿勳的名字或提到 Domingo 時，他都會笑，所以相信當時是因為高興而不能入睡的。

六月份我出國了，所以有一次無法陪阿勳上課，那一次不只換了一位陪走員，同時因故也換了一匹馬。對阿勳來說，人的聲音跟馬的動作都不一樣，一下子變化太多讓他無法適應而哭了整整一堂課。等到我回來而他又回到 Domingo 身上時，天下又太平了。我從國外帶了一頂新的小馬帽回來，阿勳戴得剛剛好。第二次他來之前這頂帽子已經有別的小朋友戴在頭上，所以媽媽給他戴以前用過的，而當時他也接受的帽子，但沒想到他這一次卻哭了。上馬之後還哭得更大聲，而且身體也扭來扭去的，我後來只好請那位小朋友跟他換馬帽。結果帽子一換，他就馬上安靜下來了。很顯然，他戴過更舒服的帽子之後，不願意接受比較差的選擇。媽媽說，來到馬場之後，她兒子變得比較敏感，比較有自己的喜惡，之前她大部分的時間跟兒子待在家中，很少帶他出去。現在，看到兒子對環境的反應，雖然會帶來一些麻煩，可是也帶給她一些新的希望。



阿勳戴新的帽子了，而把頭轉往右邊「看」教練。